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第一四二回 出吳淞離懷隨逝水 走津沽壯志破長風

且說章秋谷聽了陸麗娟那一囑咐丁寧的說話，覺得深深款款，無限柔情，未免心上也有些兒感動，不由的暗暗點頭。陸麗娟一面說著，眉頭一皺，那一雙俊眼水汪汪的含著一泡珠淚，看著秋谷的臉兒，一步一回頭的，依依不捨。秋谷也看著麗娟，兩個人脈脈含情。

停了一回，秋谷忽然笑道：「你這個樣兒，倒也裝得□分相像，果然名下無虛。」

陸麗娟忽然聽得秋谷說出這兩句話來，真是出於意外。一時間倒呆了一呆，方才皺著眉頭道：「阿是倪格閒話才是假格？耐格人阿有良心？說笑話末，也勿是實梗說法格啲！」秋谷笑道：「你就是假的，我心上也狠喜歡，你又何必一定要這般辯白？」

陸麗娟聽了，恨得把金蓮一頓道：「耐格良心到仔陸裡去哉！說出格號閒話來，阿要作孽！」

秋谷聽了，一面笑著，一面走過來握著麗娟的手道：「就算是真的，我的不是，如何？」說著又附著麗娟的耳朵，說了幾句不知什麼的話兒。麗娟不覺微微一笑，故意嗔道：「耐格人末，直頭少有出見格。」秋谷笑道：「時候還早得狠，回去再坐一回也不要緊。難道怕我真個把你帶上天津去麼？」麗娟瞅了秋谷一眼道：「倪勿要，倪要去哉。」秋谷點一點頭道：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。況且你一夜沒有睡覺，還是早些回去休息休息罷。」麗娟聽了眼圈兒一紅，低低的說了一聲「一路順風」，便別轉頭去也不再說，急急的上了跳板。走到岸上，回過頭來對著章秋谷打一個手勢。秋谷倚著欄杆，也向他揮一揮手。陸麗娟一步懶一步的坐上馬車，一逕回到久安里去。秋谷直望著麗娟的馬車去得遠了，方才懶懶的回到官艙，沒精打采的睡了。

這一睡，直睡到差不多□二點鐘方才睡醒。輪船早已開行。秋谷起來洗了個臉，飯也不吃，便一個人走上甲板來。浪靜風平，海天如鏡；波濤無際，極目蒼茫。只有許多海燕跟在輪船後面，前後左右的四圍飛舞。遠遠的望見幾點黑影，隱隱的露出帆檣，原來都是那浮海的沙船，在那浪花裡面一上一下、一高一低的亂滾。真個是神山一發，白浪千尋，潮來則天地皆青，風起而蛟人欲泣。

秋谷立在船面上舉頭四望，心曠神怡；更兼一陣陣的海風劈面吹來，拂袖動裾，更覺頭目豁然，形神俱適。看了一回，便回到官艙坐了。悶悶的沒有事情，便在網籃裡面拿出幾本小說來，歪在榻上看了一回，不覺又鵲睡去。直到劉升來請吃晚飯，方才起來，走到外面廣廳，雜著眾人坐下。

原來輪船上的規則，官艙客人吃起飯來，是大家聚在一起吃的，肴饌□分精緻。

秋谷隨便吃些，又走出官艙，到甲板上來閒眺。只見有兩個二□上下的少年，都是天津口音，兩個人站在一起談得甚是熱鬧。秋谷見了，便慢慢的走近他身畔側耳細聽，要聽他們在那裡談些什麼。

只聽得那少年長歎一聲道：「我們中國人的事情，都是自己弄壞的。即如招商局初開的時候，搭客的價目原分主、僕兩等，當差的只收半價。那知到了後來，就有那班打小算盤的人出來有心弄巧。明明兩個人都是一樣的搭客，他卻貪圖便宜，算做一主一僕。甚至同伴四五個人，他卻算做一主三僕，或者一主四僕。後來給招商局裡頭的人知道了，索性刪除了這條規例，搭客不論主、僕，一律收取全價。他們那班人到了這個時候，大家都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無可如何。你想我們中國的人，都是這般卑鄙齷齪的性格，那裡還有什麼顧全公益的胸襟、組織團體的觀念？」

這樣的小事尚且如此，大事可知。我們中國前途的希望，也就可想而知的了！」

那一個少年聽了也歎一口氣道：「以前李鴻章到美國去的時候，住在一家客店裡頭。那客店的頭等客房一天要一百五□元美金，合起墨西哥銀幣來，差不多要三百幾□塊錢。李鴻章嫌他價錢太貴，就住了二等房間，參隨人等都是住的三等，一班美國人都譏笑他的慳吝。我們中國頭等的人物，倒去住他們美國的二等房間。你想想李鴻章這樣的富豪，那般的聲望，尚且要這般的貪小利、打算盤，不顧國家的體統，別人更不必說了，你又何必還去責備他們呢！」

秋谷聽了他們兩個的一番說話，覺得這樣的一番議論，不是尋常的人講得出來的。更兼看著那兩個少年的樣兒，也都是目秀眉清，氣度不俗，便想和他們做個萍水相逢的朋友。不由的對著那兩個少年把手一拱道：「方才聽著你們兩位的高論，果然抱負非常。請教你們兩位的高姓大名，不知你們兩位肯賜教不肯賜教？」

那兩個少年驀然見秋谷走近身來和他們講話，出其不意，不覺倒吃了一驚。及至抬起頭來看時，只見站在面前的也是一個二□上下的少年，卻生得粉面朱唇，蜂腰猿臂，長眉入鬢，鳳目含威，亭亭天表之姿，濯濯靈和之柳。從來名士相憐，傾城互惜。那兩個少年見了秋谷這般儀表，不覺都有些自慚形穢起來。那一個年紀大些的少年，連忙拱手含笑，通了姓名。

原來兩個都是天津縣人，住在天津城內。一個年紀大些的姓姚，叫姚小峰；一個年紀小些的姓傅，叫傅仲駿。是天津縣裡頭兩家著名的紳士。卻又都是少年好學，聲望不凡；腹有經綸，胸多塊磊。在天津地方狠有些兒名望。當下傅仲駿和姚小峰也問了章秋谷的姓名，略略的談了幾句，大家都覺得□分合式。秋谷便把他們邀進官艙坐下，彼此高談闊論起來。從此之後，章秋谷和姚、傅兩個成了朋友，芝蘭結契，金石論交，一路上談談說說，倒也並不寂寞。

不一日輪船早到天津。原來輪船到了大沽口，還要曲曲折折的彎進七□二沽，方才到得紫竹林租界。春夏兩季，大沽口內水深，輪船可以直抵紫竹林租界。到了秋冬兩季，口內水淺，輪船不能進去，就只好停在大沽口外面。一班搭客都另趁小火輪登岸，狠有些兒不便。剛剛這個時候夏令水深，輪船可以進去。在大沽口外停泊了一夜，到了明天，慢慢的鼓輪進去。走了半日，方才到了碼頭。

早有金觀察接了秋谷的電報，知道他坐的「安平」，便派了一乘四人大轎，四名差弁，兩個家人，到碼頭上來迎接。章秋谷便把劉升留在船上，叫他押著行李慢慢的來。秋谷坐上轎子，一直到東門內盧家衛衙金觀察公館裡頭。

秋谷剛剛出轎，早見金觀察呵呵大笑的直走出來，一把拉住了秋谷道：「我算計你該應到了。」秋谷也笑吟吟的搶步上前，執手招呼。兩個人手挽手兒的走到廳上。秋谷為著金觀察是長親，對著他不得行個全禮，便對著金觀察屈一屈膝，早被金觀察一把拉了起來，大笑道：「我們至親，還鬧這些過節兒麼！」秋谷又請了金觀察的夫人出來拜見過了。金觀察便把秋谷邀到內書房內坐下，談了一回，早不覺紅日沉西，暮煙四合。金觀察對著秋谷笑道：「你今天初到，我要和你接風。久仰你是個粉陣花圍的老手，今天就請你到一個地方去見識見識，何如？雖然你是在上海頑慣的人，也要叫你看看這裡的風景。」秋谷聽了自然答應。一會兒，金觀察備了兩乘轎子，同著秋谷到侯家後寶華班來。

原來天津地方的侯家後，就像上海的四馬路一般，無數的窯子，都聚在侯家後一處地方。更兼天津地方的嫖場規則和上海大不相同。上海地方把妓女叫作倌人，天津卻把妓女叫作姑娘。上海的妓院叫做堂子，天津卻把妓院叫作窯子。窯子裡頭又分出許多名目，都叫作什麼班、什麼班，就如那優人唱戲的班子一般。班子裡頭的姑娘，都是北邊人的，就叫作北班。班子裡頭都是南邊人的，就叫作南班。南班和北班比較起來又是大同小異：到北班裡頭打個茶圍，要兩塊錢；到南班去打茶圍，卻只消一塊錢。那怕你一天去上□趟，打上□個茶圍，就要□次茶圍的錢，一個都不能短少。南班裡頭吃酒碰和，都是□六塊錢，住夜是六塊錢。北班裡頭的碰和也是□六塊錢，吃酒卻要二□二塊錢，住夜是五兩銀子。叫局不論南班、北班，都是五塊錢。請倌人出局，只要三塊錢。若是沒有去過的生客，走進窯子裡頭去，合班的姑娘都要出來見客，憑著客人自己揀擇。揀中了那個姑娘，就到他房間裡頭去打個茶圍。萬一那個客人眼界甚高，一個都揀不中，塵土不沾，立起身來便走，也不要他花一個大錢。住夜的客人不一定要碰和吃酒，碰和吃酒的客人也不一定要住夜。

住一夜是一夜的錢，住□夜是□夜的錢，狠有些像那上海么二堂子裡頭的規矩。這些事情，在下做書的既然做到這裡，不得不

把天津妓院裡頭的規矩，細細的演說一番，好叫看官們看了在下的這部小說，心上有個頭緒，不至於看到緊要的地方茫然不解，漠然不知，就知道在下的這番演說不是贅瘤之談了。閒話休提。

只說章秋谷同著金觀察到了侯家後寶華班內，金觀察領著章秋谷走到一個房間裡頭坐下。秋谷舉目看時，見房間裡頭的陳設也

和上海差不多，牆壁上掛著許多的單條字畫。正中向外，放著一架紅木牀，掛著熟羅帳子。兩旁也擺著兩口紅木衣櫥。

秋谷看了一回，早見門簾一起，一個□七八歲的淡妝女子走了進來。正是：齋

南都石黛，偏開上苑之花；北地胭脂，重入唐宮之選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請聽下回分解。